

约绘

晓蕙诗画访谈

(18)

张仲亭：不畏浮云遮望眼

□本报记者 霍晓蕙



张仲亭 济南人，书法家，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济南市书法家协会主席。书法作品《望岳》《春日》以及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系·书法插图》等。

深秋之晨，凉风乍起，黄叶纷飞。张仲亭先生早早来到工作室，开启了当天的工作。我是第一位来访者。

刚落座，张仲亭先生就拿出专为“约绘”栏目而写的两幅作品，所选诗词，一是《蜀先主庙》，一是《登飞来峰》。《蜀先主庙》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咏史之作，赞誉英雄，鄙薄庸碌。《登飞来峰》是王安石七言绝句中的名篇，写出了为实现抱负而勇往直前的决心。张仲亭说，书写时能感受到诗人的胸襟和精警凝练、沉着超迈的诗词魅力，仅仅是抄录一下，内心就有所获。

张仲亭书写最多的古诗词是杜甫诗《望岳》，尤其是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式大碗幕采用后，《望岳》成为他书法艺术生涯的璀璨亮点。这些年，他不知书写了多少幅《望岳》，若杜甫有知，定会慨叹一声“千载有知音”吧。这幅“端庄秀丽”的书法作品，展示于艺术殿堂，镌刻在泰山石上，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“我是‘沾光’了。”张仲亭这样坦率直白地评价自己和杜甫《望岳》的缘分。“我想，大家喜欢我的作品，不是因为我的书法水平有多么高超，而是我以雅俗共赏的书体书写了经典的内容，这是山东的文化符号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。”

除了《望岳》，张仲亭先生书写过的古诗词数不胜数，尤其是和济南以及山东有关的内容，比如历代名人咏泉、咏济南、咏泰山的诗词等。他表示，作为一名齐鲁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书法家，以书法的形式传播、弘扬齐鲁文化，既有自己的先天优势，更是一种责任。

从事书法艺术要写什么、怎么写？张

仲亭先生的观点一以贯之的明确：扎根传统，汲取文化历史的营养，用当代大众认可和欣赏的形式，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。他说：“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就在它的历史传承中，就在各种社会和公众空间的展示中，就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。这些年我孜孜以求的就是以书法为载体，为经典插上翅膀，向社会大众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”

张仲亭先生一直保持着谦逊和低调，从不沾沾自喜，他欣慰的是自己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做事情。从济南市文联党组书记岗位上退休后的这十多年，他忙碌而充实，因为热爱而倾心投入，关于书法的诸多想法不断得以实施，书写的系列作品或刻于名山，或入于学堂，或被社会机构收藏，广为人知。他说：“书法家的成就，不在写得多么好，润格多么高，而是为社会、为百姓留下纪念，为文化作出贡献！值得庆幸的是，我一直在做事情，如果说我有了名气或成绩，那是事情成就了我。”

眼神炯炯，华发满头，张仲亭先生为我泡茶的时候，在清新的茶香里，我想起初识他的场景。那是在济南市文联引进枣庄作家张继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他作为文联负责人大力向媒体推荐青年人才，还拿出自己的小楷作品赠送。他干脆利落的做事风格让人愉快，他的热情，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。时隔多年，黑发变白发，但他的风格没变，一如既往的快言快语，充满乐观和激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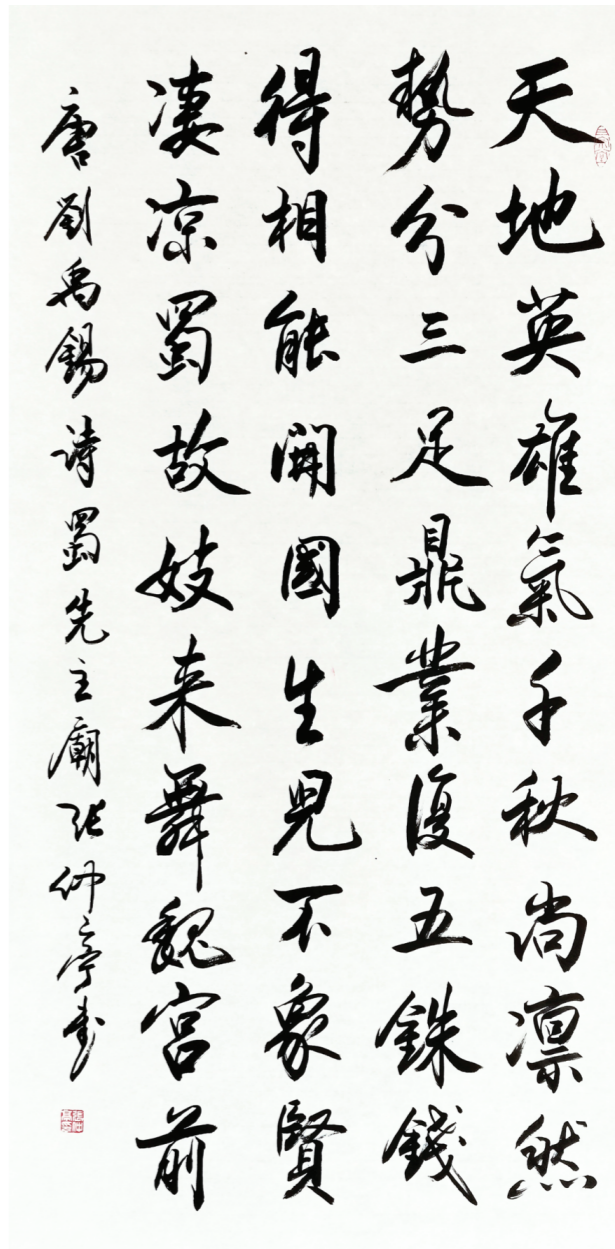
张仲亭先生的日程很满，他还有很多关于书法文化的计划要逐步展开。从事艺术的人是永远不会退休的，这是一种被艺术眷顾的幸福，也是一种自我的人生选择。



登飞来峰

宋 王安石

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


蜀先主庙

唐 刘禹锡

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势分三足鼎，业复五铢钱。得相能开国，生儿不象贤。凄凉蜀故妓，来舞魏宫前。

约绘

晓蕙诗画访谈

(19)

刘书军：今夜清光似往年

□本报记者 霍晓蕙



白居易《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》诗意图 刘书军 68cm×137cm



刘书军 1952年生，山东青岛人。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，山东省中国书画学会常务副会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读古诗，常见一片明月光。

“少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，几许童趣；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几多浪漫；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无尽清幽；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多少怀恋……无论是追求永恒之美、人生的团圆，还是表达相思、别离之遗憾，诗人们都把目光投向夜空中那一轮明月。满天清辉下，年年岁岁的守望中，上演着多少人世间的爱情故事。

“月到中秋偏皎洁。”中秋的月亮最是牵绊人心。1200多年前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谪居的浔阳写下这首《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》：“昔年八月十五夜，曲江池畔杏园边。今年八月十五夜，湓浦沙头水馆前。西北望乡何处是，东南见月几回圆。昨风一吹无人会，今夜清光似往年。”他那首著名的《琵琶行》写于816年秋，这首诗则是两年后所写，此时，他仍在江州司马，“住近湓江地低湿，黄芦苦竹绕宅生”的环境没变，“天涯沦落人”的心境更加苍凉。

画家刘书军说，月亮是人类相思的载体，它寄寓了人们对家乡、亲人、故友怀念，选择白居易这首诗来创作，正是因为它以今昔相对比，情感丰富而有张力，在惆怅伤感的基调上，也能感受到人

生曾有的欢畅与暖意。反复吟读，被无可言喻的情愫所打动，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柔软处的美好。

月在天上，人在凡尘。刘书军代入自己的情感，把唐代的诗人“请”入他营造的画境之中——嶙峋的石，遒劲的松，在月光下相掩映。石色苍苍，以干墨和赭石皴擦；松色青青，以花青和淡墨罩染。人物所占尺幅甚小，但表现得细腻入微。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中年男子，失意流离，思量重重，一腔心事无人诉，寄于明月清风。在周围浓重色调的衬托下，在简单而清冷的氛围里，月与望月的诗人成为点亮画面的“画眼”。望月怎可无酒？无酒怎称“醉吟先生”？再画一壶美酒来相伴，“不如饮此神酒杯，万念千忧一时歇”。

构思这幅诗意图，刘书军颇费了一番心思，画面和他以往的人物画有很大不同。乍看是一幅山水画面，细看，那点睛人物才是主角。一轮圆月，一袭白衣，抬眼处，清光与诗意悄然蔓延。以简单朴素的笔墨色彩，来寄托深厚浓郁的情感，这就是写意画的所长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。绘诗意图，其实就是一次文化的“再回首”。隔着起落沧桑，隔着前世今

生，“共看明月皆如此”。望月怀远、思亲，那种情感并非“无人会”，而是让人感同身受，“愿逐月华流照君”。

谈白居易的诗，总觉得他的感情真挚至诚，饱满浓烈。很多时候他善感多愁，和自己“居易”“乐天”的名字不太相符。尤其是他笔下关于月亮的意象，大多和着愁苦和泪水，笼罩着一层冷调子。“醉不成欢惨将别，别时茫茫江浸月。”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”……也难怪，现实的生活曲曲折折，浮浮沉沉，惟有这月色温柔，“照水烟波白，照人肌发秋。清光正如此，不醉即须愁。”

望月的诗也不尽是伤感的。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写下一首《八月十五日夜玩月》与之唱和。“天将今夜月，一遍洗寰瀛。暑退九霄净，秋澄万景清。星辰让光彩，风露发晶英。能变人间世，依然是玉京。”好一个“洗寰瀛”，好一个“万景清”！刘禹锡活得太真是达观通透。如果日常的烦琐是风，超拔的信念就是磐石，风只能吹走尘埃，我心依然磊落光明。

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让那些闪烁生命美感的艺术意象和今夜的明月光互相照亮，愿所有的思念都有回应，愿人间常团圆。